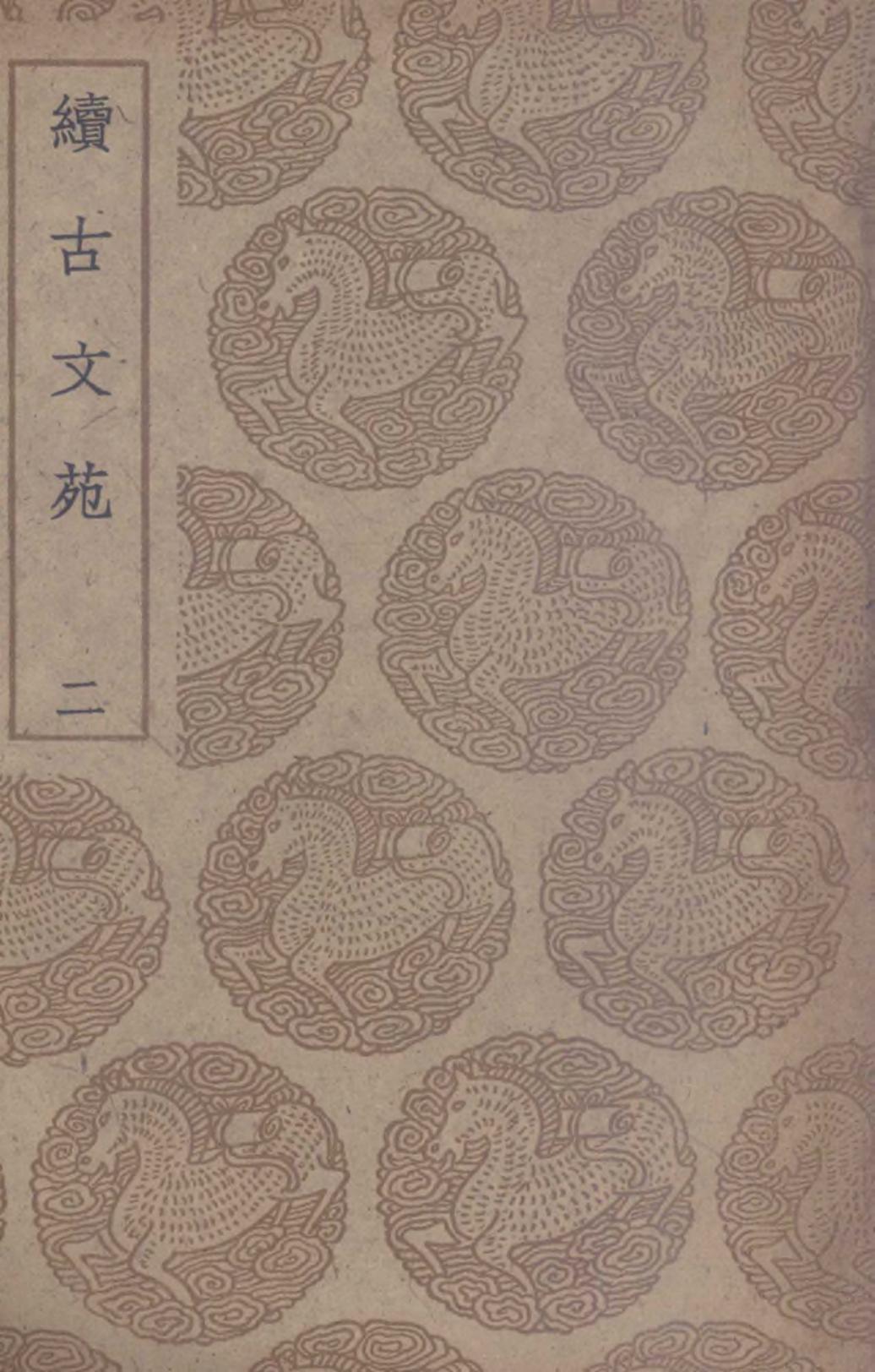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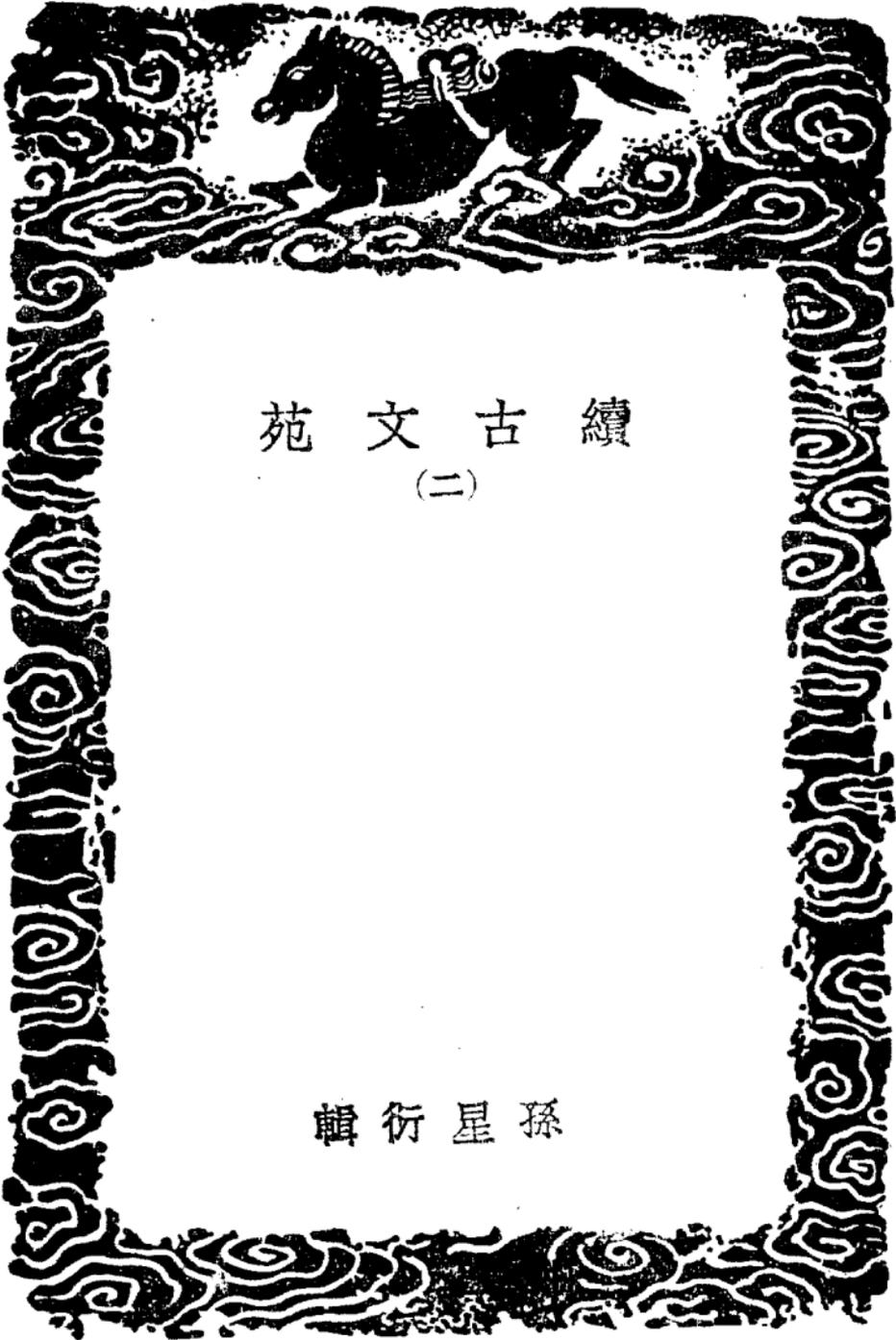


續
古
文
苑
二





苑文古續

(二)

輯衍星孫

續古文苑卷第五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詔

中興甲寅詔書

漢世祖

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

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

改元大赦詔

晉武帝

制詔蓋至化之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後道濟天下品物得所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在位十年不能光宣大訓嘉靜萬國吳會僭虐戎夷作害戍者勤瘁於外百姓劬勞於內加以水旱爲災歲比不登雖昧旦兢兢不皇荒怠未能道德齊禮使羣生獲又斷獄歲增人免無恥上古易簡而化成刑輕而姦改仰觀在昔何今者不逮之遠哉書不云乎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逸罰意者豈文教未篤政煩網密故醇樸

離散。以至於此。歟。思存化本。務與四海共興。時雍使
元元之人。咸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改元爲咸寧。

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晉庾冰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
怪。況阿跪拜之禮。宏明集無阿字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
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
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
哉。良有以矣。旣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
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
固宏無佛耶。義將何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
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宏明集無以字而當矯形骸。違常務。

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
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
當遠慕茫昧依希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
夫凡流傲逸憲度是又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
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模
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
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陵度抗
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是又吾所弗取也。諸君
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
不然吾將何述焉。

北伐詔

梁武帝

門下周文薄伐實寧邊患漢武命師允恢王畧蕞爾
犬羊陵縱日久宋氏云衰乘釁逞暴海岱山彭鄒翦焉
淪覆雖每存拯定雄圖弗舉齊末糾紛復肆姦毒宛
葉淮肥仍離內侮偽酋惡稔天誅自降凶渠嗣虐險
慝彌流殘鉏親黨咀噬黔庶繁役絲興毒賦雲起司
冀餘華中州舊族綴足宛頸載離塗炭延首南雲思
沾王澤鼎運啓基大業草創蠢彼戎心仍窺壇場虔
劉我■部侵擾我徐方小豎道遷乘隙背誕凶醜貪
愚復相苞納前以叛臣難長彼此齊患推心忖物庶
必闡同故有移書較陳往旨而方加擁蔽曾無反報
同惡相濟市賈非匹告舍旣違難以義獎非威非力

制勝莫從。加以醜數云亡。幽顯咸應。訛謠表徵。災沴
備兆。殄滅之期。皎如日月。左伊右瀍。實殷霜露。鳴梟
是宅。非謂天道。一星已周。實爲冥數。取亂之機。事協
茲日。頃時和歲。稔政平人。豫華戎內款。表疏相屬。便
宜廣命羣帥。赫然大舉。總一車書。混同禹迹。具位泉
猷等。戎卒七萬。先定壽春。某等武旅五萬。揚旌灤峴。
旣清潁汝。■臨瀍澗。某等鐵騎二萬。超影絕羣。出自
大徐。傍趣鞏洛。某等組甲四萬。霜鋒曜日。發自淮汭。
直指金墉。某等率羽林趨勇五萬。某等率二兗剽猛。
熊羆十萬。同濟彭泗。經汴入河。某等海舸萬舳。徑掩
臨淄。某等輕銳五萬。風偃齊岱。拂茲鉅野。汎彼孟津。

某等勒司郢之師。驍果六萬步。出義陽。橫轡能耳。某等率三州武毅劍客八萬。入自曾陽。傳檄嶠陝。暨中嶽而解鞍。指浮橋而一息。並勅某等連旌五萬。水陸齊邁。具位泉藻帥徒七萬。雲飛靈關。北通棧路。澄廓隴右。凡此將帥。啓塗載路。魚麗後軍。駱驛繼軌。經啓中原。括囊九服。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大衆外臨。宜有總一。自非密親英譽。風畧兼遠。無以專任閩外。授律羣師。臨川王宏可權進督。南北充徐青冀豫司。霍八州都督。北討諸軍事。命將出車。咸有副貳。具位恢恢。當當作恢事在梁書武帝紀天監四年及柳惔傳可暫輟端右。參贊戎機。舟徒雷駭。熊武百萬。投石拔距之力。招關扛鼎之威。岳動

川移風馳電邁鐵馬方原戈船千里百道并驅同會
洛邑戡翦逋醜馘掃鯨鯢被仁風於兩周撫遺黎於
趙魏將令溥天之下於斯大同偃伯靈臺何遠之有
元恪若能率其徒屬與櫬軍門者中軍府以時將送
當待以列侯之禮

改封東平王畧詔

後魏孝明帝

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
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蕃華門勲夙
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徇國永言
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詣闕有志
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

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
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
王。戶數如前。

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

後魏魏

收

門下。向背有禍福之機。誅賞爲威勸之本。軌物成務。
咸必由之。侯景擢自凡猥。名行無聞。僥倖時來。謬見
收試。狡猾反覆。唯利是從。往事爾朱。偏受榮遇。一朝
去就。罔顧昔恩。趨趣輕動。志在姦詐。朝廷弃瑕藏穢。
仍蒙令引。庶其鴟音可革。取其行閒之用。位踰其量。
過延寵祿。藉我風雲。遂成鱗羽。入列鼎臣。出裁節將。
勲無可紀。才不足徵。而淺器遽盈。知小謀大。謂已功

名難居物下。曾不知狐假虎威。蛇憑霧積。苞藏禍心。潛圖不軌。因總戎之際。乘專任之機。擁逼兵衆。構覺南服。此乃懦夫扼腕之日。義士切齒之秋。凡在人倫。孰不憤慨。而前楊州刺史元神和。何悅。張慶壽。王黑醜。宮延和。王貴顯。侯仙。劉崇信。張業等九人。並以賤蔑名。汙朝簡。了無犬馬之識。便有梟獍之心。密相影響。贊成姦逆。隨託豺狼。長茲蛇虺。欣其位署。委質驅馳。甘厥鉤餌。効以死力。東西殘掠。毒被村塢。扇合蟻蟻。終此亂階。叛恩背德。莫此之甚。雖蹈名義。事非小人。而申禁垂法。國有恒典。其此九家。並可從憲。孥戮之科。理無攸捨。自餘拘繫。註誤之徒。旣懼死俛眉。情

非樂禍宜疎天網一原不問固使逆節知洿荐之制
傾側獲自安之所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元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
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
泥洹之道是以太乙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壞於
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
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
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
爲剝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瀍
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

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文帝安邊詔

隋李德林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讎。何以堪命。嶺南之地。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歛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谿壑。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千端萬緒。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

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
聊生。無能自保。晝悲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殃禍
立至。誣以賊盜。繫以囹圄。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
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
旦夕。即稱■白於僞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
良善。以充賊隸。圓首方足。同稟性靈。故以上感。元天
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爲官非法。槃檢遠
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
茲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爲百姓除之。
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豪勿犯。
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公沂江河。任其載運。

有司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既令擢彼人物
隨便爲官省迎送之煩知風俗之事訓人導德正身
率下必當悉改前弊以副朕懷

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
宏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
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
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
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
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闡
闡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

戶迹等齊。企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
行劫掠。躬身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
陷重刑。黷翼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
彼淤泥。混夫水。又迦藍之地。本曰淨居。棲心之所。
理尚幽寂。近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趨
喧雜之方。繕崎嶇。薨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鄜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
輕慢之心。有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貫沖虛。
養志無爲。遺物外。全真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
尤乖宗旨。朕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房薰。猶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本澄源宜從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
桑梓所司明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道士女在僧尼之上詔

唐太宗

老君垂範養清虛釋迦貽文理存因果詳其教也
汲引之迹殊求其宗也宏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
之興肇於溘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
儀而運行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泰反樸還淳
至如佛教與基於西域逮於東漢方被中華神變
之理多方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

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元宗而大

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

朝庭遂使殊方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

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

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起於柱下鼎祚

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

改張闡茲元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

之風貽諸萬葉貞觀十一年二月按此文見於宏明集者為沙門刪改今依唐大詔令

魏王泰上括地志賜物詔
唐太宗

地記之設由來尚矣區外具於山經海內陳於夏載

職方王制。纔舉華夷。漢志晉圖。畧紀郡國。自茲以後。著述實繁。或學非博通。尚多遺闕。或地分南北。互有長短。求其折中。無聞盡善。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相州都督魏王泰。體業貞固。風鑒凝邈。學綜策府。文冠詞林。樂善表於夙夜。好士彰於吐握。討論輿地。詳延儒雅。博采方志。得之於舊聞。傍求故老。考之於傳信。內殫九服。外極八荒。憲章是程。規條有序。兼包戎夏。今古無遺。簡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載。垂之不朽。宜加褒錫。以申獎勸。可賜物一萬段。其書宜付祕閣。

貞觀十六年正月

搜訪才能詔

唐太宗

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岳而成形
況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所以致
理之君遠讒佞近忠良屈己以申人故能成其化爲
亂之主親不肖踈賢臣虐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
君遵彼而興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御朽臨冰銘
心自戒宵興盱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丘園採搜英
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諸州明揚昃陋
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
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瑯人不
閒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閭或甄明政術曉達公
方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竒謀閒發明畧可

以佐時識鑿清通緯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
挺生麗藻道文馳楚澤而方駕鉤深覩奧振梁苑以
先鳴業擅專門詞■載筆或辯彫春囿談瑩秋天發
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
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限以今冬並
與考使同赴庶擬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巖廊尺木之
階方振鱗於遊霧翹心俊乂稱朕意焉貞觀六月

用 敕 賜書

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
詔之曰

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勗於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誠之。

五鳳三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

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己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

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勗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又民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法爲命可不慎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

元壽二年丞相遣郡國計吏敕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發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吏各一大音聲者上荅又讀五條詔書敕讀畢罷遣

北堂書鈔宋本所引敕曰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

其中

一。案此條

爲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

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

二。案此條

爲公

卿以下務飭儉恪今俗奢侈過制度日以益甚二千

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養視疾

病致醫藥務治之

三。案此條

爲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

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

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

四。案此條

爲官寺鄉亭漏敗垣

墻陁壞治所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

二千石勿聽

五。案此條

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敕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下有文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下有文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賜趙婕妤好書

漢成帝

問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真偽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

辭哉。自以元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奴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兄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妹尊幸哉！今遇蒙譴，獨謂老祝兩弟何。

出婦人集

茅君七錫玉冊文

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巳酉天皇太帝

授永普通三年刻心華陽南洞

惟盈虛挺述，朗幽耽妙。元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舐思水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羣，投躬万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廼受靈篇。翦髮祝脆，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唯道，所保

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元。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真人。
領東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
矯衆。栖神高躅。今故報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征
伐邪源。折衝萬神。其君寒凍林谷。味元仰真思。激窮
岫。啓心精試。今故報以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君招
駢千靈。封山召雲。其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濶嶮
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翥。使君從
容霄階。攜命玉真。其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仞。心耿志
尚。曾不愆惴。今故報以斑龍之輿。素虬之輶。使以浮
宴太空。飛輪帝庭。其君披榛併景。寒露霜雪。心求明
真。不戰不懼。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闈綠室。使游盼

九宮靜神溫密。其五君遠遁秀榮。无疲於心。潛形幽岳。精思萬林。今故報以執神流火。靈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其六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暎。內外坦平。今故報以錦旌繡幡。白羽元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其七君慈向卑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儻靈。其八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干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嬰。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璫也。其九君標領清元紫。緯八暎。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爲号。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今

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真啓煥
秉直不同正任全固鑒无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
岳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
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
其蒞之動靜以聞

右見劉大彬茅山志未必漢代
冊文要是梁時刻石故錄之

冊皇太子

晉元帝

於戲朕承天緒忝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
兢兢若涉淵水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
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尔於儲宮以陪貳於
朕躬欽哉尔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植何親
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歟尔其敬之晉

中興書

與僧遷等書

秦姚興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

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
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
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京官都督刺史中外迭用勅 唐明 皇

勅。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任。百揆時叙。必在得
賢。萬邦咸寧。期於共理。宰官出守。抑惟前事。方伯登
台。聞之往躅。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願。緣沙汰之色。
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懷恥。亦有朝廷勤舊。整鎮
外臺。却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入衆。以爲榮。爲官
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
內精擇。都督刺史。却向京官中簡授。其臺郎以下除

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賢良靡遺庶
績其凝允工惟允即宜銓擇以副朕懷

開元八年七月

冊壽王楊妃文

唐明皇

惟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
日乙亥皇帝若曰於戲樹屏崇化必正壺闈配德協
規允茲懿哲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璩長女公輔
之門清白流慶誕鍾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範夙成
柔明自遠修明內湛淑問外昭是以選極名家儷茲
藩國式光典冊俾叶龜謀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爲壽
王妃爾其宏宣婦道無忘姆訓率由孝敬永固家邦

可不慎歟。

度壽王妃爲女道士敕

唐孫 逖

敕至人用心方晤真宰。女勤道自昔罕聞。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懿作嬪蕃國。雖居榮貴每在精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宏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

後唐封蜀王冊

朕祇膺天睠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殫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誑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

通朝海之波瀾。整阻風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眞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緊爾。鎮守龜城。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旣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勲賢。疊以封章。疏其鄰道。虔劉

我生聚離閒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罄衷言
而誘諭彼既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
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
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鼙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
潰已致噬臍梓州之祆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
吾宵旰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於信史況
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敘魯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
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儻無異
數曷報崇庸由是並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
壞啓一字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
號賜之旌鉞冊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

睦親之義分予亦無慙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
福祉君恩不黨立勲者厚以獎酬唯敬慎以始終可
延長於富貴勉承允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大
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劔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
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
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
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勲如故仍令所司
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長興四年七月

宋授蜀主秦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真
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劔南之徼道屬中原多

事遠服未賓。山河旣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於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暫舞於兩階。湯網豁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僞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土已成之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

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

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

象此三三句言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

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

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

可封秦國公。韓德三年五月

令

自誠令

案誠舊誤
試今改

魏曹

植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
機防輔吏倉輯等。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
而誘重於太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察之典議。

捨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國。捷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以紛若。於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孤。豐賜光厚。訾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馬充廐。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以納斯富。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

人耳深更以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
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
使皇帝恩摩天使孤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窮
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詩
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爲此令著於宮
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

毀鄆城故殿令

魏曹植

令鄆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
處也梁桷傾頓棟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終於
毀壞故頗撤取以備宮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
恍惚數日後瘳而醫巫妄說以爲武帝魂神生茲疾

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土，則死有知，亦當逍遙於華都，留神於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雲陽九層之閣，足以綏神育靈。夫何戀於下縣，而居靈於朽宅哉！以生諭死，則不然也。況於死者之無知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泰，苑囿之侈，有妨於時者，或省以惠人；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爲魏之東京，故夷

朱雀而樹閭闔。平德陽而建泰極。况下縣腐殿。爲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以修殿舍。恐無知之人。坐自生疑。故爲此令。亦足以反感而解迷焉。以上二篇本集未載

改元赦令

晉元帝

令。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元石著瑞。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帝室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爲墟。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網。將以雪皇家之恥。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象魏。歸身藩臣。生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

人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回。至於三。至於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於羣吏之議。用上奉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祇休命。今立宗廟。備百僚。所以奉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率子來。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賜帛二匹。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載。石勒。不從此令。有能斬獲載首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戶。金二百斤。絹萬匹。斬勒首者。封郡侯。食邑三千戶。金百斤。絹五千匹。其爲載勒所誑誤者。赦書到日。解甲散兵。各還所屬。一無

所問有能率衆從順隨本官及所領多少論其爵位
被書後百日若故屯結遂附賊黨誅及三族改建興
五年爲建武元年

爲梁武帝除東昏制令

梁沈約

令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
縱虐廢主弃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苛酷
滋章征賦不一緹繡草木朝構夕毀撫梁易柱不待
匠人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
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
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
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壽春內地鞠爲寇場辱及

祖宗恥深諸夏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繆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諸所愆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爲梁武帝集墳籍令

梁任昉

令近災起柏梁遂延渠閣青編素簡一同煨燼緗囊縱表蕩然無餘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漢季求之天道昭然有徵豈不以昏嗣作孽禮樂崩壞及聖人有作更俟茲辰今雖百度草創日不暇給而下車所務非此孰先便宜選陳農之才採河閒之闕懷鈔握素汗

簡殺青。依秘閣舊錄。速加繕寫。便施行。

爲梁武帝斷華侈令

梁任昉

令。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俗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昏極悖。焉可勝言。旣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竒伎異服。單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改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夏。長袖低昂。等和戎之錫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僞艷爽競。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艾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旭。今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

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忝荷寵任。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贊皇朝。大帛之旨。俯屬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彫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絃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廷備御。妾之數。大子絕鄭衛之音。仰度朝旨。闔同此意。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萌。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以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愉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以時施行。

與諸藩令

梁元帝

令即日青鳧朽貫紅粟盈倉據有全楚奄荒南服舳
艫萬計鐵馬千羣一丸之士可封函谷半紙之翰能
下聊城而不以富貴爲榮不以妻孥爲念瀝血叩心
枕戈嘗膽其何故哉政欲掃蕩長蛇誅鋤封豕本非
經畧三夏包羅二別而中流未附必鯁王師弗見勤
王之勲且有親尋之辱興言思此載勞寤寐政當浮
舟水次秣馬江陵靜聽郢藩若爲消息脫能前驅入
討同盟勤王陝服景從差爲未晚如其驅率市人沂
流西入凡我腹心人百其勇判當待彼先舉然後從
事兵非我始幸各逡巡其間小小應接非今所議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 隋江 總

令中庶子膠庠化本。教學政前古之雍熙。寧不由是。自炎行將季。風化陵遲。梁室版蕩。微言中廢。後生莫曉。洙泗之文。晚學未聞。齊魯之說。加以弃本逐末。情多詭競。自銜守庸。更如膠柱。假詞而誦。豈類背碑。吾稟訓晨昏。言詩立禮。溫清暇日。秋籥冬書。翫前聖之簡牘。慕往賢之砥礪。今鋒刃既銷。雍序大啓。刪浮去僞。求名責實。儒元總集。蒲玉交馳。楨幹懿親。開蒙範物。梁園魯殿。崇經宏道。泮宮藩學。未比宗師。小山騷什。寧同章句。可謂千里更齊。知十肅奉。超過預觀。訓胄。縫掖濟濟。冠冕師師。聽鈞深之說。矚循還之辯。美

業再興於斯爲盛。昔道棲下聘，尚加束帛。祥瑞上臻，猶班重幣。況茲大禮，而可忽諸。外即詳賜學僚，以稱吾意。

續古文苑卷第五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繇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遠於卿佐
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
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
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
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
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

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貞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賀捷表

魏鍾繇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速充宣大令命知征南

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尅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天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意，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徊，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士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旣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讌見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
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悽之情謹
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
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內侯季直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
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
及夕先帝神畧竒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
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
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
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勲。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 褒

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

論駱驛竒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毘

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裴隋書經籍志云魏章武

太守殷襄集一卷梁二卷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
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
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
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
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
石爲門若天暘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
閉防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
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在魏文帝時

請省官表

晉桓温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
方漢時。不常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
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
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
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
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
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

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省若車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出桓溫集畧案隋書經籍志晉大司馬桓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卷錄一卷亡御覽所引集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訣表

晉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

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就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廼，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杙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

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
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
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
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
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
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
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
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姦
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
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

故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
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
無根信案下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云云道宣刪之
也融續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
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
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
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允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
失案下有云云及不取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
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
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
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繫帝王之詔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
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
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
禮寵既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
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
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
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
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

取五也。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

案下引五事云

宋

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

爲心，墮胎殺子，昏媵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

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

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

蠅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

紊亂矣。

云云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竿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

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
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
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
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
之洪鐘。集蕃僧之偽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
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
冢。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
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
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
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羲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

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
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
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
囿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
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
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詰紛綸
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
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
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英國公臣勳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
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
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
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蔣縣開國公臣李輔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
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
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
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
大夫行大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
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

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子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莫有益於毫釐此疏漢書載不

上說苑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案此句當有脫誤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雖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當作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當作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復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

臣向昧死

下當有謹上二字此文見宋本說苑俗本未載張溥所輯劉向集亦無之

上管子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

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此疏漢書不載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 閔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俱蒙拔

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珮。是一。穿時爲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合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爲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
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
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
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
請郎行司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
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
七年二月十日。日。下缺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 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
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罕。式監堯禹之姿。闢纘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覲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到或釋門徒。想仁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啓顙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

珍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
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勛華
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
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
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
樹一碑徂遼海清夷九或釋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
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
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
言慙通理塵黷聽覽追增悚戰

進玉石珮表

唐王顏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

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

羣書拾補云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明錢孫保

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

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云云案所

謂五經正義皆不連經注之文北宋刊行尚然並無

注疏名目直至南宋時始合併耳錢氏影鈔既云注

疏爲南宋本可知唯合併之初此表猶存於

周易首者正以及見北宋刊正義元書故也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

唐太子宏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

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遙芬被緡禮於昌辰飾
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繞極稟粹登樞
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和
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
延閭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

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山海經奏

漢劉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旣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

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竒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肖。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寔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
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
焉臣秀昧死謹上

此文張溥輯劉歆集所不載故錄之

請徙張步降兵疏

漢杜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
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
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
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

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
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
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
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
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
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
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
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
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怙之意，徼幸

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李郃

司空李郃

御覽無三字

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

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公議

出李氏家傳太

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作李郃別傳

陳興廣學校疏

漢尚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敘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

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在延平元年六月

請分郡疏

漢但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

案掾墊江龔榮在詣郡自訟中

及隴西

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閭中令楊

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

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

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

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

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

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

忿怒。寬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

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

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

案剛當作側。見水經注。

皆重屋累

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

之會。

案三當作二見水經注

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

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

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

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

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

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

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

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顛蔽

隔。謹具以聞。

在永興二年三月甲午

上言復州牧刺史奏事

漢張

輔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

上李壽封事

晉龔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濫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

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
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
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案二州謂梁益六郡人事之
不便。案六郡謂天水洛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
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
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
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
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
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
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
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

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控。伏願罪戮。

沙門致拜奏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

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邊自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廼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者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賚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阼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

矣。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高 錯

臣錯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爲迴出便無其比詞韻旣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

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竒。每視且他日。必爲卿相。宗枝之俊。實爲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爲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悽悽之誠。其詩賦總爲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對策 啓 牋 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 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

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鯪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好惡旣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

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右文張溥所輯馬融集未載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張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閒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

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泣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譽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旣見。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

右文張溥所輯
張衡集未載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漢劉淑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啓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忤。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象。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

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
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
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雷霆業地白雨通宵
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
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破路仰由
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
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宏增抃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 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
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
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公在荆楚，乃膏肓瘡痍，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畧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

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

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間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閒。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騫。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荆州豈可失也。一失荆州。

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

然則淮南豈可失也。一失淮南，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

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
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
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
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
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
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
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
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
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
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
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

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
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
所著南北事跡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議

南北郊冕服議

漢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
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
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
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
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
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
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

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在永平二年正月二

異姓爲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吳商

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案父下舊衍母字今刪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父雖服。

之大功。案弟下舊衍之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父爲小功。案父爲舊刪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元冠纁經服。

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宗議

晉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

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荅庾亮問宗議

晉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

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齋。纓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總而不齋。其所由來。以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王 虞

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案舊脫期傳按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

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爲所後之

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爲所後

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旣受

命出於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斬服固非禮也。還

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寧居過重無居過輕故

失恩由義厭情爲禮是以五服之踈屬有相爲重者

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

今奉義則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

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案此正謂甲有子丙後乙甲死丙降服期

乙更自有子丙還本而乙死者也當時所議異同杜氏本書自詳之且傳敘經意但爲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爲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案此謂追服差之義例即之人心在可通矣

孫曾爲後議

晉何琦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

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級族祖荀顛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書 奏記

遺蘇秦張儀書

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

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太平御覽五百此十引無此二句此

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

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

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於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居然也。

出袁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麴武書

周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麴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

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計從太子之取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摯伯陵書

漢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文選注四十一引李陵前與蘇
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不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不成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云。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皆不在此。篇中又引陵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李陵重報書已見。文選據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云云。即文選所載。是知此書及蘇武報書俱出李陵別傳。別傳者後人所輯。傳中書翰未必非本人之作。流傳於後。蘇氏軾不知。文選李陵書出別傳。疑為齊梁人偽作。真臆說也。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之乏

案乏舊誤今改

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

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

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

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

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

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

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

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刑斷

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

文選注四十器三引作生

器

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

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
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

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

見藝文類聚又北堂

書鈔一百十七引蘇武荅李陵書云當子銳氣深入

之時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太平御覽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文選注五十二引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皆不在此篇中

誡兄子書

漢張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

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閒
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
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
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
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
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
克責。反云張甲誘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弟園書

漢李固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
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荅友勸仕進者

漢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後漢書本傳止有首四句

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文類聚三十三引。

列女傳曰。縠氏女玉爲父報仇。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所載文不全。

案列女傳者皇甫謐列女傳也。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朱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

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

案廣韻徒干切

但

字伯闔爲

巴郡太守。勤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宏。農馮
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
禧。閬中黃閻。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
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
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
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
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陸艱
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
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
婦。惟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

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
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漢張芝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
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勤
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
比故遂蘭絕有緣復相聞滄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誠子書

晉羊祜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
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竒異
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
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
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誘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
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案晉書本傳
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此書云汝等又云汝
兄弟當題識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晉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
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
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

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
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人也朱
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
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
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
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
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
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出洪集劉孝
標云蔡所論

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
云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

與皇甫謐書

晉辛曠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

案力上舊脫風字今補

而涿鹿之征

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

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

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

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

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

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

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又在官

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

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

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

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
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
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
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
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不模使瞻仰者所以
知藉美也案知藉舊誤希昔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
惟蒙采覽藉之今改

又與皇甫謐書

晉辛 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末因。而西望延企。

荅辛曠書

晉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欸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荅趙景真書

晉嵇 藩

登山遠望觀嶠嶸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眇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宏遠。理舍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案景真與嵇書載文

選嵇字茂齊景真趙至字也事詳李善注

月儀

晉索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庶。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磬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壯之勇者，匿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闇。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龍躍，耀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塊，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及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啻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

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疎。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散君白

汝帖此條
文多殊異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巖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遲想知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反信飛沈

壹殊何緣言熾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零降溫室重裘和
氣表神体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別後始忽
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
音彌滿耽玩良翰悟恠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
答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

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驚親愛分隔榮

寧足下復歧望耶倉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夢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啻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興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
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
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案時爲吳興守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
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永和中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王彪之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意荀令從之案
車騎冰也劉孔才是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
勁也荀令或也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
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
日蝕史官告譴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
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己
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御覽

二十九引云晉起居注○案晉書禮志具載漢建安晉元興及永和三事而此書僅有數句故錄之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元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元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於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
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荅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

知更益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

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
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鶴有乘軒之
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囿沃池矩
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
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
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
所而一本作其無失來難可施乎案隋書經籍志梁有
晉松陽令鈕滔母孫

瓊集二
卷二

與妹劉氏書

晉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隊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宏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與兄弟書

晉寡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

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溝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僂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案舊行婦字今刪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出杜預女記

續古文苑卷第七

續古文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書下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
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
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河虛

館川涖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蕭令王僕射書

爲表彖求諡

齊虞義

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推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蔡彖隆昌元年卒謚靖子見南齊書本傳

荅從兄安成王書

梁蕭

案藝文類聚引在吳陸景與兄書下題云又荅從兄安成王書考景為遜之孫抗之次子不得有從兄安成王必傳寫誤也詳安成王當為梁安成康王秀天監元年封十年都督荆湘等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俱見梁書本傳今荅云云在此時矣雖莫定誰作其決非陸景可知今次於梁代兼附著考定之說亦可為援據類書通例讀者其引申諸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
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
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
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迴月翰飛
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
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
淚灑投筆無宣

與劉孝標書

梁劉之遴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
絡萬品撮道畧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摘旣畢殺
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往之妙揚班儔也擅

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
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
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
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與慧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
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
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
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
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
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閒表秦書。

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
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同之二三諸子。前
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
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筵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
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
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
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
子王曼穎頓首。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
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幃。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爐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
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厭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鞅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道宣曰時或以達即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

北齊不嫌與譙國
隱士同姓名也

上西嶽王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岳大王閣下靖聞上清
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
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
差我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
是以摩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
禋祀興雲致雨天實有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
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
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
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

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
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
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
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
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
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
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
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就巖觀寶塔以徘徊
觀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

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
之思弟子自惟薄祐鎮切勞懷每屆秋期倍軫推心
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
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
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賫金絹等物往
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
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勞
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宋 儻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
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

人匪報之實。遲回循軀。面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
多可不怪。高情内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儻不以感
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己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
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
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
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
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
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
浩去塵糝。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時聞真
聲。迴聞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
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謹馳疏不復具宋儋白

且作一釋為且絕不得具一

此入諸家古法帖秦程邈之下黃長睿云宋儋唐人

王著不知意以為遠古人誤儋有嵩山主禪師等碑

傳於世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

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秘書省校書郎案今所存儋

書有嵩山故道安禪師碑字多殘泐

與盧藏用書

唐毛儋

月日雲夢子毛儋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儋聞君所貴

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

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筆

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

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

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

嗟埽門而不逮。豈知羣邪構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連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僕能憐雲獎無知。案雲下舊衍壑字。今刪雲獎。即莊子在宥之雲。將下文。鴻濛即鴻蒙。慙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

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答毛傑書

唐盧藏用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予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室。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

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鷓鴣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案此下舊衍筆字今刪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致齊相國映書

唐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

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期又爲佳。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撫言補字驪龍之珠。潛瀆混而可識。貴人之顏。

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
兩度圓月凡再請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
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
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
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
玉之粟登如龍之門撫言補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
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
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還
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
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旣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
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
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
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
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
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壤
坎。稟命屯遭。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
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
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綠山。萬卷百
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

者重修辨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宏。旣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燮理文昌。德鏡措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揚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以來。内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以傅子譎言。畧呈小論。旣蒙上達。復荷褒揚。

哉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宏護檀越。

梁遣使聘蜀書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

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

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掎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
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
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篋
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
光祿卿盧珙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
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梁開平三年
蜀武成二年

蜀荅梁通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
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
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疊
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

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

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閒謀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焦勞而己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並駑。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

連天路。繼道星槎。絨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
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
志。幸望開覽。謹白。

致夢英和尚書

宋郭忠恕

汾陽郭忠恕致書荅英公大師。紫塞雲高。皇朝路遠。
每捧報瑤之翰。如窺連璧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承
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猿心
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於醉狂。結
社不嫌於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
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茲多。賴與吾師。
同心正古。近覽真翰。轉見工夫。藏勢遏鋒。方上圓下。

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研精，何妨檢討。盜聽者恥於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已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忒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劫發願。何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檄

檄李勢

爲庾翼作

晉庾

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
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
窮凶肆暴神州李流啓逆竊逼岷川案流舊誤作劉今改正李流在
晉書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
而使三巴之民制爲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
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疚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
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
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喻虜檄文

梁
裴子野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宇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

熒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
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
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曰殫降漢華貂七葉苟
有其才豈無大位

案以梁書本傳考之在普通七年

七

七激

漢傅毅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
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
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文今公子削迹藏體當
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狹六經之指守偏塞之
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
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
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
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
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
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
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
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
奮榮。沈微元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
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
常珍。庶饑異饌。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

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
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
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
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
之乎元通子曰驥駉之乘龍驤超摠騰虛鳥踊莫能
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
颺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
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
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
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駉乘輕軒麾旌旗
鳴八鸞陳衆車於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罟網以彌

野連尉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殫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
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臯
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
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堂館侈飾洞房
華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
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
萋萋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工
輪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
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
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

唇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
鏡形影於元流。徧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
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强
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
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
文質發矇。達犧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
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
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
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

對

高唐對

周宋 玉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寤。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葍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爲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出襄陽耆舊記與文選高唐賦文有不同故載之

五行對

漢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

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按古文苑載董子諸對獨遺此篇故

錄爲補

磨石對

魏劉楨

文帝嘗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

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

出土傳

續古文苑卷第八

